

弄魚仔

篙入塭中，畫出 1/2 圓，長短水花，竄濺點點，虱目仔一、二躍出水面，三三兩兩又拔了尖兒，拉出鱗亮的拋物線。

二哥依舊弓身牛拉，套著繩頭的左腳盤似陷於泥，他舉步維艱，一旁的父親縱能力拔山兮孤軍也難獨撐了。那頭控著繩綱的五伯和十叔，並未察覺這端動彈不得依舊緩行，只是「牽罟兩邊平大技」，那頭動了，這處杵著，那頭輕了，這邊就更重了。

鏤入掌腹的尼龍繩忽從父親的手中滑溜，他抽搐了手，「幹」了一聲。繫在二哥腰間的繩頭，強弩待發地扯他成く型，二哥偏了重心顛入水裡，父親那皸傷的手，若不是忍痛就是失去理智，瞬回崗位巴住大繩，側頭引頸對五伯、十叔哮著：「喔---!等一下！」

阿公正岸上整備今夜牽魚的綾仔、量仔、簍仔、扁擔…，聞聲見狀拋下忙碌，不循岸道，操捷徑攔著水閘旁的草坡直驅塭裡，黝黑粗裂的指掌，像千年的老樹根爪附繩綱，助父親煞住那頭的拉力，終於二哥穩住重心站出了水面，我看見他腰間一道繩紋印記。

狀況排除後，阿公旋上了岸，衣褲貼膚一身淋漓，他傾側身軀，伸手摩挲著小腿腹。「撲-----撲---」聲越草穿林自遠而近，自成伯停住野狼 125 抱下後架的綾仔披掛在晾架上，阿公接手拉綱敞網，秣馬厲兵式地逐目檢視，今夜牽魚這是決戰時刻的致勝武器。

「阿公！你的腳怎麼在流血？」阿公的腳刮傷了，原已枯瘠的皮膚像被剝了皮的老樹，血珠滲附，料是剛才急於求成，水閘處被藤壺們刻傷了。阿公未搭我腔，掌背搵過腿腹嚷著：「君啊！」《一仔》拿來我補一下？」¹

日漸軟，風輕觸木麻黃，架上橫敞的綾仔微微擺盪，粒粒的瓦燒紡錘墜梭巡著塭裡的進行式²，沙場點兵的威風，想必對今夜前線的親赴，成竹在胸。

夕暉映臉，阿公皸眯著眼，齒固網目，”《一仔》領著白色的棉紗線穿梭在破洞薄紗間，他珍重地將新線摠結在原已薯榔漂染的綾仔上³，好像呵護一位負傷的戰將。只是綾仔補了，今夜有著豐收的期盼，但阿公卻任他的傷在風中凝乾。

牽魚擇夜暝，弄魚多在黃昏時。牽魚擇夜裡，因為南魚要北送得和時間賽跑，所以夜捕冰鎮後，趁晨光熹微前趕赴晨市，爭時間、爭新鮮、也掙金錢。

在塭頭，虱目仔是一窟一窟賣；牽魚時大盤是一簍一簍磅；在市場小賣販是一尾一尾稱。虱目仔販售求價時，可全軀可分身，更可論部位賣器官。一尾虱目仔除鱗、鰭以及一顆忠義之膽可棄，其餘分部解位處，段段可烹，首尾能飪，宜頭宜尾宜中段，可皮可肉可腹肚，甚至三十元一付，一付水煮清、油煎香的魚腸心肝，即在口腹之間蕩氣迴腸，因此牽魚前的消肚清腸是絕對必要的。

何況腹內有殘食、腸中有穢物，彎魚北送時，側扁的長卵體型易因屈身而腹腸受損，拍尾添加減會因此退分折價，對於生活已慣粗豪的作塭仔人，平日縱使大肚能容，亦容不得此刻滿腹的不合時宜。只有弄魚，將魚通腸徹腹的消肚，今夜的魚方能成為明日的米。

說穿了，弄魚也只是虛張聲勢罷了！搖動一池安逸製造驚怒，讓魚魂飛魄散、寢食難安而脫便清腸。至於弄魚用的紅綾仔呢？徒為項莊舞劍罷了！紅綾仔只恫嚇、不網魚。或許在虱目仔眼裡，紅綾仔塭裡聳立，威武得像一壁牆；水中挺進，揚威若戰士持戟，只是闖了分寸的網目，吞舟或可漏，又能奈魚何？

兒時我總笑虱目仔的迂，要不就是魚目真的被珠混了！不然以其肥大眼瞼下澈亮的眼，怎會誤陷羅網呢？這也讓我對阿公起疑，疑其餐飯時筷指一盤盤的虱目仔，宣道：「吃虱目仔會變巧」，我曾有著最初的相信，但在弄魚時看那所謂吃了會變聰明的魚，在恢恢乎游目有餘時，竟泰半不拿捏分寸，缺智乏勇地自亂陣腳，陷入四面楚歌之境，真是笨！我就忍不住地牢騷著阿公，怪他捨不得買海魚，只會拐哄我們吃虱目仔，這也讓大哥藉機賣弄著說：「虱目仔英文寫做 milkfish，牛奶魚，營養高！聰明好！」父親也會玩笑道：「虱目仔有讀過冊，把網子看做『井』，有陷井，不敢入！」

紅綾仔繼續挺進，過了塭心兩側繩頭逐漸向內圈圍，母親已悄然撐筏迎面而來等待會合。二尾虱目仔有著水暖鴨知的先覺，匍匐輕掠水面；另有一尾老氣橫秋地傲然一躍，這些零星的衛哨兵，若不是處變不驚，就是故作鎮定吧！

漸漸地，平靜的水面焦躁已逐現，漣漪圈圈，泛濫著備戰的詭譎，水面上下正劍拔弩張，短兵交接已蓄勢待發，大人們相覷示意，這是無言的宣誓和默契。

母親擎起竹篙，細長的竿子在空中隱隱抖動後，立即拋甩竹篙，轟破水面；父親、十叔也揚手撥水地「嗚……呼…」狂哮著；剛才一派腰繫紅綾頭還可自若的五伯，竟也吐掉歪在嘴邊的菸，氣吐萬丈長虹地「嗚…呼…」啞嚥著，嗚呼之聲傳自五伯，總有一種凜然的震天撼地。小時候我常惑於五伯聾啞怎能應聲音和動作呢？是不是像弄魚這樣的攻城略地，成爲柴米油鹽的進行式時，官知停止，神遇已是生活的默契，聽說和聾啞無需分別了？就像此刻，濠梁人魚的通感：人的心思成捲，魚起漣漪繾綣，上上下下了然於心。

母親勁力撐篙，反作用力驅竹筏衝鋒箭出，行進間她又舉篙定神凝睇，待調整呼吸後，忽三尺劍、六鈞弓地從空中到水裡來回弧線，旋又跨開雙腳左右輪翻弓膝，製造重心轉移，將筏舷奮入水裡。漣漪成波，一步步、一步步奔躍；浪漸行漸遠，又來來回回稜成粗體虛線。

網嚇、哮吼、篙震、筏湧的夾擊，此刻虱目仔們即使謀臣如雨將如雲，竟也像銀瓶乍破、水漿迸出濺跳一空中。這一波撼動，也瓜蔓另一齣豪壯跌宕，一隊隊虱目仔湧竄奔入天際，一羣羣鎬鑠的眼，率著深叉的大尾鰭，桀驁不馴的 V 在空中，旋又霹靂啪啦沒入水裡，像是打在鐵皮屋頂的夕暴雨。

二伯騎著武車來了，「ㄍ一 ㄍㄨㄛ」刺耳的煞車聲中間著什麼的，阿嬤在水閘門邊忙著，揮肘托高笠緣，泛著血絲的眼仰看二伯說：「翻點啦！你得過來湊腳手！手電仔順勢拿一、二支來！」阿嬤倒出網尾底的黑土，二尾虱目仔翻跳著，二伯又說：「參差這麼多！牽幾尾斤？」阿嬤挑揀魚蝦草泥，大姆指尖除惡務盡地截招五鬚蝦和南洋鮎仔子，又唸叨著：「飼豬豬不大，拓得規窟的南洋鮎仔子，虱目仔搶啊搶不贏！這幾天在反水⁴，流水顧規暝，也是没法度，規氣牽牽咿！」五鬚蝦、南洋鮎仔這些在作塭仔人眼裡，只可與虱目仔共死，不能同生的。

作塭仔人的飯是老天賞的，飼魚不只是飼魚，飼魚先飼土，飼土得飼水，一如做人觀臉色，講話察眼色、飼魚得看水色。相較天地之

大，在這方寸間，人和魚的快活不需察言觀色，但須水流。作塭仔人，日日千回走，朝朝暮暮腦裡是潮汐流，什麼逐天有二次瀆流和二次洩流，洩流六時後復瀆六時，每日流水相差半點鐘，月愈圓流愈大，初三、十八最大流，十九退，二十平。⁵在四草這個小漁村，出海人是算流水來討掠，作塭仔也得看流扮來討食。

魚要養得好水質豈能差了；水質求良土是關鍵，讓塭底除穢淨新、休生養息，曬坪整池是必要的，就像農事的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迎接來年的富饒。

虱目仔生性畏霜寒，天冷胃口差生長慢經濟效益不佳，11、12月雨水少最宜曬坪整池。曬坪整池先得洩盡塭水，有時也請怪手杓走陳年爛土，這樣日日冬陽曬，泥淖日日龜，龜得縫縫裂裂，橫豎之間塊塊若目，目目相連成躺在塭裡的網，這一季的休息有著來年豐盈的期待，即使有時網到的是作塭仔人沉沉的嘆息。

傍晚六點的太陽，不再英雄，水面上下各自冷靜後，父親觀水紋判斷魚已回聚，下令重啓一波包抄夾擊。

粼粼波光若尾鱗 V 著勝利，這銳意的挑釁更壯大我們的鬥志。我也正戰鬥，跨開雙腳尋找著與三哥相同的節奏，將筏舷奮入水裡翻波造浪。漣漪成浪，一摺摺、一摺摺波跳，又重以篙落、網迫，浪已不再方向。

騰湧之間，一尾虱目仔率先亂了方寸竄離水面，接著零星二起後，像是牽動了引線似地惱怒了虱目仔們，前仆後繼地一羣又一羣來個地雷天轟，我和三哥已身陷驟雨走石地。霎時，左出一鏃襲耳，正來一矢中胸，接著亂箭灌頂，彷彿視我們為寇讎。我像一紙立在筏上的米字格，任虱目仔的側、勒、努、策、啄，落筆遒勁；近似狂草的瘋跳，記記威力。

我和三哥依舊篙落筏湧，鹹水噴濺，眼蝕目澀；魚撞如拳，撲痛入扣，但我知道此刻酸澀仍須力睜，撲痛已也得力搏，一如魚游沸鼎，敗潰唯恐不及，一場狀若生死存亡的搏鬥，仍得奮戰不懈。

一尾虱目仔拔起擎天之姿傲出水中，玉筆秀插不知其所止，忽地墜撞到固筏的橫木翻跳到我足踝旁。牠抽搐顫動，魚鱗星散在瀝青塗

面的竹筏上，大尾鱗亂了節奏地脈拍著，圓鈍的唇流血了，偌大的眼緣泛紅，這似曾相識的眼充血，我常在作塭仔人眼裡看見。聽說蜀帝失權血成杜鵑，聽說魴魚奔波而頰尾，那麼身邊這……是魚？還是雙鯉？牠失足？還是一封血諫？

三哥操篙，更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英勇，五管的筏，瞬成一葉扁舟更入虎穴，而我陷入意志難以對焦，踉蹌失衡不得不蹲坐的窘境。

漸漸地，有聲幽幽渺渺自洪荒初始而來，「喔-----」、「嗚---呼---」聲中我漸漸地清晰了起來，那如弓的身影、皸破的手、乾凝的傷、血絲的眼……，一張張認真的臉，波波跳跳，逐浮光晃眼，我努力拼湊那彷彿叮嚀的點點，我確定如果慈悲了魚，也會不安於己，於是我再次撥開臉上的水，透過毛玻璃重新再定位。

莫道作塭仔人機心狎弄呀！作塭仔人行路本難！從三點花到一尾斤的一百多個日子裡⁶，作塭仔人走遍人間也只在厝裡和塭間；見虱目仔碩肥活脫，作塭仔人喜在眼尾蹦跳；當虱目仔翻白浮頭，作塭仔人憂成望洋興嘆，若有心事也只託農曆十六，岸上祭饗甚豐，一炷信香呢呢喃喃在氤氳中。

這樣溫和的作塭仔人，富貴原已不關己。潮汐溼溼洶洶，天氣寒霜熱燠，日日只知晨興戴月歸，什麼處處誌之，謁太守富貴去了，他不懂，也不會。他熬直到清風明月夜，月只用以觀潮汐；桃花流水處，只看魚兒肥不肥。還好他這樣的一日走千回，終於馴化了神經質的虱目仔，只是脣齒相依的日子慣了，仍有投資報酬的帳得算，沉潛數個月的想望，因著魚大肚白也愈明。

豈是人情反覆啊？即使脣齒相依有些事仍得各自打理，待到存亡之戰臨頭，難免腥風血雨，何況此處無刺史，檄文籲消肚恐是行不得；撥珠算盤後，竟在一夕間，弄魚反目；一夜間，牽魚成仇。

岸邊沙禽早已不見踪影，空中鷺絲還在回林，閒暇的外表下不知今日是不是瞪目勞心？

暮色中大家在收工了，母親站在竹筏上的身影仍如鐘擺盪著，忽地她又擎篙入空，「轟咚…」一聲，拉出鱗亮的拋物線。

-
- 1 用竹片削製而成的竹針。
 - 2 昔日用瓦燒紡繩墜，現在多以鉛墜代之。
 - 3 掠虱目仔用的綾仔有各種扮頭的網目(用寸做單位)，傳統是用綿紗織成，再以薯榔漂染減少薄紗現象。
 - 4 水質起了不良的變化。
 - 5 湏流即漲潮；洶流即退潮。
 - 6 虱目魚幼苗因全身透明，僅有眼睛與簡單的內臟組織可見，俗稱"三點花"。一尾斤指虱目魚一尾重約一斤。